

访友

我从荒芜的万里田园中
我从疲惫的终点站前
我从没有亮光的，虚无的
盲人的视网膜中
透过深邃的盲道走来
我将背着最厚重的音乐、文字
和黑眼圈
从瓦片织成的城墙
从分割晨昏的阴阳
从埋在千岛湖万里水下的狮城牌坊中
带着比土地更深沉的红色不明液体
用稚嫩而千疮百孔的
大约的确被织以新生和笛卡尔的
在千斤的胭脂前无力地想象的
一双没有黑白的手
在黑色与黄色的山巅上
如海浪般盘旋
舞蹈

站在厕所边上放喇叭

食堂的早饭永远不行
炒饭和炒面，碍我学数学的心情

但在 103 的厕所中，我拿着喇叭
传出了早上五点创新班宿舍的轰鸣
这“你是大郎么”的叫声
打碎了多少人的梦境
或许左边寝室有人还在思索家里的饮料瓶
或许右边寝室还有人在望晴空中满地的繁星
但五点了，你是大郎么
这时候你必须起来，在寝室楼跳舞
让天地为你舞蹈！

沁园春

严中春宵，
地面蹊跷，
月影飘摇。
看三中童生，
失陷八股¹；
哀声遍校，
品尝“佳肴”。
“森蓝”暴利，
“油印”作响，
无用作业全得交。
人已去，

¹指中考。

惟资本领导，
水涨船高。

从地狱中潜逃，
兹住校生活真逍遥。
然高一寝室，
人声鼎沸；
喇叭作响，
凶铃鸣叫。
关掉卯音，
宣传字母，
大家都把教主瞧。
称新帝，
将旧事岂可、
烈火中烧？

我祈求

我祈求一场不降落的春雨
在没有水珠的栅栏间
我放出朝霞般绚烂的凋零

我祈求一场惊醒的梦
如若将床跳塌

便抓一把月色当梦境来看

我祈求一场与自然纯洁的邂逅
风过时没有留下造化的痕迹
我一人在滂沱中挣扎

青玉案

严中楼下松柏影，
咽宵夜，思几许。
油印轰鸣仍记起：
三中八股，
“佳肴”作哺，
谁解其中苦？

初阳暴晒阴宿雨，
今日应朝何处去？
尚可宣传希顶语。
荒夜萧索，
慎思往事，
何时是科举？

不能当饭吃

诗不能当饭吃
酒不能当饭吃
数学不能当饭吃
OI 不能当饭吃
看来饭也不能当饭吃

诗人以酒为食
酒以天空为食
天空以宇宙为食
宇宙以哲学为食
哲学以数学为食
数学以诗人为食，饿死诗人！

突显皇权的创新班 (拼贴诗)

玻璃平整光亮
显示官员一统江山的地位
宛若明月一湖碧水
呈现至高无上的皇权

由南向北 从疏到密 自低向高 逐层推进

所有学生最后都严格安置在
其殖民体系的恐怖统治里

宗教 艺术 不利于独裁权力的构建
班级里 忧心忡忡的同学看贪婪的王公贵族和文武大臣
用 月考 期中 期末考试
突显皇权至尊 巩固封建统治
从哲学的角度 作业也是呈现权威的方式

上下价值观矛盾进入紧张阶段的时间里
最具有进步意义的现象是
农民起义 阶级革命 出现特殊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冲突问题
从 班级的形成 到彻底崩溃
未在如此之短时期
由此说明，这是什么班级？

走向四楼

就让空气吹响我永不改变的执念
让烈风掺入这骄傲的抉择
庆幸我是如此的年轻

就令天上的积雨云为我写首歌
让骤雨狂吻我贫瘠的头颅

这是我扑朔迷离的梦境

就任孤岛、古城作我的井水
让收音机的轰鸣浸入我的胸怀
那是天上金色的繁星

就由溃烂颓圮的字句筑起我的心防
让草稿折成纸飞机作我的章
是我在梦中虚构的太阳

带我走吧

我想有一对轻灵的翅膀
好让我飞过荒原
哪怕最后变成一只白鸟
我也愿赤身归还

我想有一张自由的白纸
好让我经行历险
若是它变成了一场漆黑的梦
就把它折成纸飞机
让它横渡万水千山

我想有一寸阳光照耀的麦田

好让我耕种胜利的语言
如若有一天被暴雨狂妄而荒谬地浇灌
就让它被雷劈一个圈

我想有一双有轻功的足履
好让我踩过太平洋前来
即使有枪击和暴乱
那也是我征服的乐园

在三中厕所写诗

我站在阴暗的蹲坑上
面徒四壁，脱下
肮脏而鲜活的
一条裤子或一条裙子
打开门，面对便器或另一个蹲坑
做梦²

规则意识

远在天边
远在海角

²经节选，本诗集仅收录适合阅读的部分，以下略。

远在地心
远在尼莫点
有一个方框
有一个圆环
张牙舞爪
顺着阳光
顺着海波
顺着一切顽固的力量
刺破自由的心灵
击碎放荡的灵魂
阻碍超越的斗志
限制激情的脚步声

我踩着云啊
方框将我拽下来
一只飞鸟变作一团蝼蚁
坠向循规蹈矩的泥潭
玻璃成片碎开
融进条文与法度的深渊

当规则睡醒了
自由将不再掌控自由
将人物推进
禁欲织成的火焰
暴力烤成的浓烟

花窗在不断地旋转
世界在万劫不复地循环
一条一条规则打破又上演

又从一个圈走向另一个圈
又是平凡的一天

故事一则

当江河向我滚来
我拍打浪潮
我击鼓高歌

六只乌鸦飞过
携带病菌、手铐与绳索
将我困住，施以极刑

我不是希腊神话中吊在峭壁的神
将我的身体朝山巅涌去吧
我把那叫做家

琵琶女

上层本该是上层
下层也本不该是下层
要将下层变成上层
而不是将上层扔下去